



顾十八娘

GUSHIBA
NIANG

顾十八娘



希行/作品
xi xing zuo pin

重生回到十年前，她步步为营，精心谋划，
用曾经从他家里学到的一切，来对付他！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013034705

1247.57
2458
V2

GUSHIBA
NIANG

顾十八娘

中

希行/作品
xi xing zuo pin



1247.57

2458

V2



北航

C1642107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第二十六章 听佛

黄会长根本顾不得管这里的人，大家呼啦啦全跟着刘公涌了出去，嘴里乱乱地喊着您老慢走，您老走好。

信朝阳走在最后，神情愉悦。

“少爷，少爷，这次咱们赌对了！”跟在他身边的年轻人脸色通红，显然还没从见到刘公的激动中恢复过来。

信朝阳点点头，嘴边笑意更浓，“是，这次真是。赚得出乎意料。”他说着话，看了眼门匾上保和堂三字。

“我原本只要保和堂就够了，没想到，随手对顾娘子多礼一下，倒意外捡漏。”他笑道，“礼多人不怪，古人诚不欺我也。”

“少爷少爷，你说顾娘子干吗就是不说自己是刘公的徒弟？”他很是不解，觉得这顾娘子是在故弄玄虚。

信朝阳摇摇头，笑道：“你没看出来？”

“看出来什么？”他不解道。

信朝阳伸手敲了他的头一下，“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呢，这顾娘子，其实不是刘公的徒弟。”

“啊？”年轻人根本不信，“那刘公他方才……”

“刘公方才可有半句说顾娘子是自己的徒弟？”信朝阳笑问道，“我想，他们是在机缘巧合之下相识，顾娘子是受刘公指点，但并没有拜师。”
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年轻人恍然，“怪不得她就是不承认呢！”

信朝阳一笑，扫视了眼聚集在门口，看着一个方向神情激动的众人，“只怕知

道这一点的人不在少数，不过，那又如何，刘公没有徒弟，这顾娘子是经过他指点的，也足以当他徒弟这个身份了。更何况，顾娘子是官宦之后，断不会弃士族为匠工，大家心知肚明便是了。毕竟，刘公还在，有没有徒弟又有何干？”

“少爷想得真透彻。”年轻人一脸佩服地说道。

信朝阳一笑，翻身上马，视线越过众人，看着那顾娘子的马车远去。

单看今日大厅跟保和堂翻脸的行径，这小娘子倒有些意思。

谁说女儿家柔顺似水，心善如佛，耳软记恩不记仇？

“够狠！”他含笑自言自语，掉转马头而去。

空落落的大厅里，保和堂众人垂首而立，更有定力弱的人小声抽泣。

“三叔，那顾娘子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们为什么她就为什么？”几个年轻人咬牙愤愤道，“她肯定是跟建康这些药行串通好了，故意害我们。”

“闭嘴！”王洪彬看了眼面前的年轻人，幽幽长叹一口气，“是我们错在先。”

年轻人不服气还要说什么，就听外边有人喊：“老爷，京城老太爷的信到了。”

抖开薄薄的一张信纸，看着上面的字句。

“万事以顾娘子之言为重，不可相违。她如此说，必是有不得已不能明言之事，万勿鲁莽相逼，逼其无退路反害尔等无退路。同行挤兑乃生意常事，无须过虑，人进我退，竹有韧方能立百尺。”

王洪彬一声长叹，颓然坐下，手中信纸飘然而落。

事情伴着刘公的出现结束了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，似乎那一天的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，但整个建康药行的气氛却兴奋起来，消息也传遍了整个大周。

消失十年的刘公重现人间，这的确是大事件。

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，残冬退去，初春伴着一场细雨缓步而来，整个建康城笼罩在一片清新之中。

“对不住，今天没有顾娘子的药。”

大堂里灵宝面含微笑，重复着这句话，货架上空空荡荡。

“又没了？”七八个人一脸懊恼，“明日还得早来。”

大家散去了，灵宝拿着一块“药售完”的牌子走到门外踮着脚要挂起来。

一双手伸过来，替她挂上。

灵宝回头，暗青的身影已经进了大堂。

“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”灵宝笑嘻嘻地跟了进去，伸手接过顾海解下的披风，

上面已经被蒙蒙细雨打湿，忙抖开去晾。

“跟几个同门踏青，正好路过。”顾海一笑，扫视一眼室内，见冷冷清清，不过面上却是笑意未减，“彭大叔出外诊了？”

灵宝给他奉上茶，点头。

自从刘公回来，顾十八娘更加忙碌，几乎是日夜不停地炮制药材。知道炮制师傅的规矩，外人未经允许，不能进后堂，所以顾海只在前堂坐着，和灵宝说话。

一阵清脆的环佩声传来，一个葱绿的身影冲了进来，后面一个小丫头举着伞追上，大堂里有股淡淡的香气散开。

“咦？怎么这么冷清，人呢？人都到哪里去了？”娇嗔的少女声响起。

灵宝和顾海停止说话，看向来人。

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女子，还是个眼熟的，顾海微微皱了皱眉，端坐在椅子上并没有起身。

“这位小姐，是抓药还是问诊？”灵宝忙迎了过去，含笑招呼。

她的话没说完，就被那女孩子瞪了一眼。

“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怎么请个小丫头来店里？”年轻女子目光落到一旁的顾海身上，一愣之后，双眸忽闪着，“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？”她歪着头蹙着柳叶眉，看上去格外娇媚。

“药售完，大夫没在，小姐请明日再来。”顾海放下茶杯淡淡道。

“你是什么人啊？”年轻女子嘟起嘴，一眼扫过柜台，果然见空荡荡的，不由惊讶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她几步过去确认，柳眉不由倒竖，“吴掌柜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灵宝一脸疑惑，“小姐，我们这里并没有姓吴的掌柜，您是不是走错了？”

年轻女子呸了一声，转过头瞪着灵宝，“我走错？我自己家的药铺，我能走错？”

“你家？”顾海抬眼看过来，“敢问小姐贵姓？”

年轻女子被他这一眼看得一愣，眼前这个少年身材修长，气质洒脱、谦和，不过这眼神怎么……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！”她恍然，走近几步，打量着顾海，“你不是那个登徒子。”说罢杏眼瞪圆，这登徒子来自己家药铺做什么？莫非是特意来打探自己行踪的？这个念头闪过，她的脸不由红了。

“你来我们家店铺做什么？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”她气势略微弱了些，问道。

顾海一笑，看着这女子。

“小姐姓沈？”他慢慢吐出这句话，只觉得牙关森冷。这样一个飞扬跋扈的女子，就是沈家的女儿，内宅女儿尚且养得如此，可见沈家都是些什么人，那一世的

妹妹处境可想而知。

“你……你这登徒子！”沈小姐顿时脸色更红了，不知怎的心怦怦直跳。

“出去！”顾海神色一凝，低声喝道。

沈小姐以及那丫头都愣住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小丫头回过神，立刻叉腰喝道，“你知道这是谁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滚出去才是！这是我们家。”

“你家？”顾海一笑，伸手往外一指，“出去看看，看清楚再说。”

他的神情不冷不热，看样子不像是说笑，沈小姐虽然性子跋扈了些，但也不是没脑子，脑中一转，已经隐隐猜到可能有变故了。

内宅小姐对于家里的事不知晓，尤其这些产业变动，她隐隐记得曾经听母亲说过，有几个铺子生意不好，留着也只是浪费米钱，不如卖了去。

不会这么巧吧，她今日与人相邀游玩，许给人一盒醒酒丸，所以特意过来拿。

“小姐。”小丫头扯扯她的衣角。

沈小姐咬唇看了那少年一眼，转身出去了，也不撑伞，用手撑在额上往上一瞧。

“哼，这不还是顺和堂？”她愤愤道，“咦？怎么？”

又是一阵清脆的环佩声，细碎的脚步上车而去，门外恢复了安静。

灵宝跑到门边看了看，才转过身来，见顾海在那里端坐依旧，只是神色凝重。

“少爷，”她好奇地问道，“那个是沈家的小姐？”

顾海回过神，还没答话，就听顾十八娘道：“谁？”

二人转头，见顾十八娘走出来，手里举着一个小簸箩。

灵宝忙几步过去接过。

“哥哥怎么来了？”顾十八娘笑道。

顾海伸手擦去她额头上的一点儿灶灰，含笑道：“怎么？你的药铺哥哥来得？”

顾十八娘抿嘴笑了，“哥哥就会说笑。”

“刘公他老人家在不？我去拜见下。”顾海整整衣衫问道。

“没有，他又出去了，隔个三五天才回来。”顾十八娘看到灵宝在摆药，想起什么问道，“你们方才说谁？沈家的小姐？”

灵宝刚要说话，顾海已经抢先答了。

“我们说的是正是谁家的小姐。”顾海笑道，手在身后冲灵宝摇了摇。

灵宝虽然心中讶异，但还是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闲着没事，说人家小姐做什么？”顾十八娘脸上带着几分戏谑看着顾海，抿嘴点头，“哦，这些日子，咱们家来了好些夫人太太，说的好像也都是人家的

小姐哦。”

顾海一笑，没有答话。

自从乡试过后，头名解元顾海成了建康城的热门话题，与此同时，家里说亲的人也多了起来。

顾海今年十六岁了，这年纪也该成亲了。以往他们家冷冷清清无人问询，很让曹氏头疼，而如今一下子访客盈门，也让她头疼，听着那些夫人们提到的小姐，都觉得好，不知道该挑哪个。

问了顾海，顾海只说待大考过后再说。

“少爷要说亲了？”灵宝笑眯眯地问道，“那是不是过年就能吃上少爷的喜酒了？”

顾十八娘抿嘴笑，顾海咳了一声，说声“我先走了”，拿过披风大步走了。

“少爷害羞了。”灵宝哈哈大笑。

顾十八娘伸手敲了她的头一下，“灵宝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快要十三岁了。”灵宝顺口答道，话一出口，察觉到什么，顿时脸红了，娇羞地一跺脚，“小姐，欺负人！”

顾十八娘笑了，“这有什么欺负人的，说起来，灵元也不小了。灵宝，你说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好？”

灵宝圆脸绯红，只当没听见，顾十八娘在一旁坐下，似乎真的在思索什么。

“小姐……”灵宝迟疑一下，鼓起勇气小声问道，“小姐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家？”

顾十八娘回过神，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神色中有些怅然，虽然重生，但她的灵魂却已是一个弃妇。成亲？她带着嘲讽一笑，没有说话，她哪里有那闲心。

“小姐是官宦人家，将来一定找个高门大户的姑爷穿红袍做大官。”灵宝带着几分憧憬笑道。

“也不一定。”顾十八娘随口笑道。

“那肯定也是门当户对的。”灵宝说道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怅然。

总之，不会是哥哥那样的人。想到这里，她轻轻叹了口气。

顾十八娘并没有察觉，手抚着下颌，望着门外蒙蒙细雨凝神思索。

保和堂已经撤出建康了，正如她所料，吞下保和堂这块大肉的是大有生，信朝阳以及其父正式来拜访了自己，当然顾十八娘明白他们其实拜访的是自己背后的刘公。

室内一片静谧，只闻外边窸窣的雨声。

大有生想要一批紫金丹，自己爽快地答应了，这算是对信朝阳的回报。她顾十八娘恩怨分明，有仇必报有恩必偿。

“灵元呢？”顾十八娘回过神，看向灵宝，见她手拄着头面带怅然，这丫头自从跟了她以后，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，如今这少女伤春的神情还真没见过。

“怎么了？”顾十八娘忍不住笑道，“想什么呢？”

灵宝回过神，看到一旁端坐的少女，穿着鹅黄圆领袍，乌黑长发高绾不簪朱钗，娇俏浅笑，明艳不可直视。

“没什么。”她忙低下头答道。

“灵元可回来了？”顾十八娘问道。

“还没有。”灵宝走到门口往外看，蒙蒙细雨中隐隐有人影车马穿梭，并不见哥哥的身影，“应该快回来了吧？与宝柱大哥他们一起去的，那些药材能一起拉回来。”

此时两匹大马拉着的马车正冒雨前行，灵元披着蓑衣坐在车上，身旁是三个粗壮的大汉，其中一个正扬鞭催马。

“你家小姐真阔气，给你这么多钱买药材，还给咱们兄弟辛苦费。”一个大汉揽着灵元的肩头笑道，“你小子真是走运，遇上这么好的主家。”

灵元神色不动，似乎没听到他的话。

“这算什么，人家家里还出了个解元公呢，将来一定是高官厚禄。”另一个啧啧道，“灵元，将来人家肯定要雇不少使唤人，你可记得咱们兄弟。”

“对哦，将来跟着状元公，就是赶马车也够脸面的。”

大家越说越高兴，似乎已经腆肚挺胸地站在状元公的豪华马车前后，接受路人艳羡的注视了。

“待会儿送药回去了，咱们去赌一把。”

“这一段我手气正好，上一次十两银子已经变成百两了，我估摸着再玩几把，就能买下小院子讨房媳妇了。”

大汉们兴奋地交谈着，抹了把脸上的雨水。

“灵元，你去不去？”有人招呼不言不语的灵元，推了推他，“你小子一天到晚守在店里做什么？也出来玩玩嘛。”

灵元依旧不动。

“哎，你家小姐长得可真俊，有句话怎么说的？什么美人能当饭吃，哎呀！”

那大汉一句话没说完，整个人就从车上跌落下去，溅起一片泥水，车上爆发出一阵大笑。

“你小子活该！”

“顾娘子是灵元的救命恩人，你当是黑头巷子里你那相好的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”

那大汉一身泥水，揉着腿跟上来，踉跄地爬上车，嘴里哎哟连声。

“我这是夸顾娘子呢，可没半点别的心思。”他连忙辩解，向灵元赔笑，“灵元，你下手也太狠了。”

灵元哼了声，看了他一眼。

“这还狠？人家可是千金小姐，什么叫千金小姐，你知道不？可不是咱们这些人能挂在嘴边的。”赶车的大汉笑道，“你忘了前些年有个闲汉多看了一个千金小姐几眼，就被人打瞎了眼，踹你一脚算是轻的。”

“是，是，我错了，再不敢乱说了。”那大汉笑道。

笑语喧闹中，灵元的神色越来越暗淡，摘下斗笠，仰头向天，雨丝扑面而来。一行人到了顺和堂，灵宝熬了姜汤给他们端上来。

“谢谢灵宝妹子……”大汉们道谢。

“小姐回去了？”灵元没有见到后院熟悉的人影，忍不住问道。

灵宝点点头，“夫人让人来请小姐回去的。”她说叹了口气，“不知道什么事。”

“什么事也不是你操心的。”灵元看了她一眼道。

“那哥哥有些心也该收收才是。”灵宝转过头看着他低声道。

灵元一愣，抿紧了嘴唇，放下碗转身就走。

“哥哥，你去哪儿？”灵宝忙追问。

三个大汉已经笑呵呵地走出去了，正商量先去吃酒还是先去赌一把，灵元迟疑一刻，跟上他们。

“早点回来。”灵宝追到门口，看着他们走入雨雾中。

顾十八娘被曹氏叫回来，以为有什么大事，却看到曹氏递来的两张佛帖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她拿起来打开看。

“这是了然大师送来的听经课的帖子。”曹氏小心翼翼地看着她，“娘想让你陪我一起去。”

顾十八娘看着帖子上的寥寥数语，神色暗沉。

“你要是忙，不去也行，我自己去就可以。”曹氏又忙忙地说道。

“娘，我去。”顾十八娘抬起头打断她的话，笑了笑。

三月三的兴隆寺，因为了然大师讲经而又热闹起来，不过这种热闹只是小范围的热闹，能听到了然大师经课的人没有多少。

顾十八娘扶着曹氏上马车时，引来街上人家的探头探脑。

“这一大早的，你们是要去哪里？”有几个相熟的妇人走过来问。

“是去兴隆寺。”曹氏含笑答道。

这话引得大家惊讶，这个时候去兴隆寺？

“去听了然大师讲经？”有人试探地问，心里对于答案很不确定。

曹氏点点头。

一辆马车从后面缓缓驶来，车旁跟着骑马的顾渔，淡青披风随着走动飘然欲飞，露出内里穿的雪白长袍。

他居高临下地看过来，见那少女身着玄色玫瑰衣衫，梳着简单的倭堕髻，安静地站在母亲身旁，听妇人们说话。

似是察觉注视，她抬头看过来，微微一笑，旋即低头施礼。

顾渔神色不变，颌首还礼，移开视线。

看到这辆马车，大家都知道是三奶奶来了，纷纷让开施礼问好。

车帘被小丫鬟打开，三奶奶点头还礼，目光落在曹氏身上。

“老四家的，一起走吧。”她浅笑说道。

曹氏忙点头称是，让三奶奶的马车先行，随后才上车跟随而去。

看着两辆一前一后的马车，站在原地的妇人们一脸惊羡。

“了然大师竟然会给她下帖子？”大家喃喃自语，都觉得如同做梦，要知道听了然大师经课的全建康还不到百人，怎么算也轮不到曹氏母女。

“也许是她们用钱买来的。”一个妇人说道，“你们听说了吗？十八娘，是一个大药师的徒弟，卖的药可值钱了，人人都捧着金子求她的药。他们家现在可有钱了。”

“什么大药师的徒弟？”另一个不屑道，“别说她的父亲曾经做过县令，如今海哥儿考中了解元，她可是千金小姐，怎么会去做那等下三烂的手艺？”

“是啊。”有人附和道，“听说，她开的药铺里，是那位大药师做炮制师傅而已，所以才发了财。”

“这一家人，可是跟以前不一样了。”大家齐声感叹，目光投向街道，已经看不到那两辆马车的影子。

兴隆寺外停了一条车龙，在仆妇的搀扶下各自下了马车，三奶奶黄世英倒罢了，顾渔、曹氏和顾十八娘立刻吸引来众多视线。

了然大师的经课，每年都是固定的人群，偶尔加入一个新人，必定会吸引大家的注意。

伴着曹氏和黄世英并行，大家纷纷猜测这位是富还是贵，或者是有缘人。

传说了然大师能知过去未来，他口中的有缘人当然不仅仅是有缘而已，必有非凡造化，只不过尚且不为人知，越是这种有缘人，越被人注视，更有权贵用心记下私下进行拉拢。

雪中送炭永远胜过锦上添花，这个道理大家还是明白的，只不过世俗肉眼，身

在其中往往参不透。

曹氏与黄世英一面走一面低声交谈，仆妇不远不近地跟在身后，这样一来，顾渔和顾十八娘就走在了一起。

顾十八娘微微低着头，看着随着走动而晃动的青色披风，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。顾渔考了第二，离那一世命运中的案首只有一步之遥，这一切也许跟自己重生有关系。可是顾海没有重生，这一切都是他靠勤奋学习得来的，不是偷也不是抢。

她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段话，大意是命由天定半点不由人，但这世上某些人却有着强大的心志，是志而不是智，能够扭转命运，也就是应了那句柳暗花明之言。

哥哥就是这样的人吧？他以自己的勤奋扭转了资质鲁钝的命运，也许那一世如果不是父亲早亡，哥哥也可能学有所成。

这样想着，心中释然，她抬起头一笑，正对上顾渔看过来的目光。

“恭喜。”她笑意更浓，只是不知道该称呼他什么，叔叔？哥哥？族里因为黄世英越辈分过继而头疼不已，最终统一喊渔少爷。

顾渔嘴角一弯，勾起一丝笑，“同喜。”

顾十八娘看着他，透过这少年亲善的面容，没有忽略他深藏在眼底的那一丝厌恨。

只是她始终不明白，这恨意到底因何而来，难道只是因为和顾乐山的纠纷？她可看不出顾渔对顾乐山有什么感情。

“了然大师只邀请你来？没有邀请你哥哥？”顾渔突然问道。

顾十八娘含笑点头，“是。”

“整个顾家只邀请了你们家。”他放缓脚步，停在顾十八娘身前，侧头缓缓说道，“你说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顾十八娘一愣，旋即带着几分不解，看着他道：“只有我们家？怎么会，三奶奶和渔少爷你……”

顾渔抿嘴一笑，打断她的话，头微微侧过来几分，低声道：“也许大师想要指点些什么。”

他的眼神深邃明亮，森然看过来，顾十八娘不由打了一个激灵。顾十八娘脑中飞速转动，老和尚下帖子，写明了请自己和母亲，如果没写自己，应该不会允许陪伴，不然的话，任何一个收到邀请的夫人，想要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了，那样了然大师的讲经还有什么稀罕。

黄世英来了，是因为与了然大师旧交，顾渔也来，是看在黄世英的面子上？面子？要是看面子的话，老和尚只怕眼睛累瞎。那就是说，他也单独获得邀请？为什么？因为学问好？那顾海是案首呢。

一个猜测在心底涌起，顾十八娘的呼吸不由急促起来。

都说老和尚知过去未来，那一日的话，也句句透露出看穿了她的来历，那么顾渔是……

她觉得自己的脑子瞬间混乱了，说到底，她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妇人。

“指点什么？”她抬起头，看着他含笑道，“渔少爷学问好，说的话我都听不懂呢。”

顾渔一笑，眉梢一扬，“十八娘能文能武，才是学问好呢！”

顾十八娘哈哈笑了起来，“多谢渔少爷谬赞。”说罢意味深长地一笑，“不过是混口饭吃，求条生路罢了，比不上渔少爷你锦绣前程。”

“托你吉言。”顾渔也意味深长地一笑。

二人边走边谈，脸上都挂着浅笑，少年少女明媚如同春光，与身旁大多数上年纪的妇人男子相比，煞是赏心悦目。

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是小夫妻俩？”

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，明明是女儿家的装扮。”

“金童玉女。”

慢步而行的妇人们纷纷低声交谈，目光中都有些好奇，年轻孩子们都忌讳素气，很少有人来听佛经，更何况这场合必定是受了邀请的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是建康的新贵还是有缘人？

黄世英和曹氏回头见了交谈而行的二人，也都是一笑。

“渔儿性子清冷，很少与人来往，海哥儿和十八娘沉稳和善，与他们相交对渔儿来说是幸事。”黄世英含笑说道。

“哪里哪里，三奶奶谬赞了。”曹氏回头一看，见女儿正掩嘴微笑，整张脸都明亮起来，心里忍不住轻叹，“海哥儿和十八娘也没个人玩儿，如此都好。”

“哦对了，八月就该会试了，云梦书院的李建周先生是当今大儒，考前若能得到他的指点，必定获益匪浅。我托了几个旧识，准备让渔儿去京城，让海哥儿也去吧，他们也好做个伴。”临近佛殿，黄世英想到什么，突然说道。

曹氏一愣，旋即惊喜溢于言表。

她虽然是个妇人，但也知道大儒李建周的名字，朝中很多臣工都曾拜在他的门下，能得到他的指点，不管考中与否，将来说出去也是一大声誉。

“多谢三奶奶。”曹氏大喜道谢。

“先别谢，你也知道，那些大儒都有些古怪脾气，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被引荐，这就看他们的机遇了。不过我想京城之地，又是大比之年，学子云集，就算没有见到李先生，拜在其他名师门下，也是获益匪浅的。”黄世英含笑说道。

曹氏连连点头称是。

走在后方的顾十八娘看到曹氏喜气洋洋，不由很是奇怪。

顾渔也看到了，眉头却是一皱，想到了什么。

“下个月，我要进京。”他微笑着，略提起白袍，迈上台阶，动作悠然洒脱。

“哦？不是八月才考试吗？”顾十八娘问道。

“三奶奶为我寻了个名师。”顾渔答道，回头看了她一眼。

“那恭喜渔少爷，此去必定高中！”顾十八娘诚恳说道。

顾渔扫了她一眼，“哦？难道你不希望你哥哥高中？”

顾十八娘脸上的笑意散开，方要说什么，忽地面色大变，脚步猛地停了下来。

一旁走过来几个妇人，其中一个脸色白净，三十多岁，用几根金簪子绾着高髻，披着镶金边的深褐色披风，双手交叉在身前，露出凤仙花染着的长长指甲，神情高贵威严，煞是引人注目。

顾十八娘只觉得心跳加速，婆婆，婆婆！

她好久没见到这样意气风发的婆婆了，自从小叔沈安栋意外被马贼击杀后，婆婆就如同被抽去了主心骨，整日神情恍惚，最后痰迷心窍卧床不起，不到四十岁就故去了，临死前还特意为了她让沈安林发誓不休弃。虽然最终并没有阻止这个结果，但婆婆对她的心意却是难得的。

素白衣袍在她眼前一晃，顾渔探究的视线落在她脸上，顾十八娘心里一凛，忙收敛心神低下头。

沈三夫人目不斜视，款步从他们身前走过。顾十八娘低着头，看着那暗红裙角从眼前飞扬而去。

“进去了。”顾渔说了一声，自己先走了。

顾十八娘觉得双腿有些发软，仆妇们自然不能进内，顾渔和顾十八娘将披风解下，各自交给仆妇手里，便进了佛殿。

佛殿里分男左女右，顾十八娘坐在曹氏和黄世英身后，离开顾渔，不用担心他的审视，整个人都松弛下来，便有些心神恍惚。

了然大师还没来，大家也都在位子上低声交谈。

顾十八娘抬起头，看向右手边，在几个妇人的身后，一身暗红缎面裙子的沈三夫人端坐，因为多人阻挡，只看到她的半边脸，头上的金簪随着她说话而颤巍巍地晃动着，发出一道夺目的光彩。

“十八娘？”

顾十八娘回神，看到母亲担忧的眼神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她蹙起眉头，神情忐忑不安，“可是哪里不舒服？”

女儿是重生的，这件事在她心里如同被一块巨石压着，女儿身上发生这样匪夷

所思的事，会不会在神佛眼里就如同妖魔？

她之所以常带女儿进香礼佛，就是为了不让神佛降罪，但如果女儿在神佛眼里依旧是妖魔，那会不会……

“要是不舒服，咱们就出去吧。”曹氏只觉得心惊肉跳，拉住顾十八娘的手，就要起身。

顾十八娘自然知道母亲的心思，不由一笑，反手按住母亲，摇了摇头。

“我没事。”她认真说道。

一声佛号响起，大殿里立刻安静下来，了然大师缓步走来，片刻响亮的诵读声响起。顾十八娘先是心不在焉，渐渐地只觉得心神清明，竟不知不觉地凝神细听，一时因为沈三夫人在身侧的焦躁不安慢慢散去。

“佛之所以会这样说，是因为人世间所有的一切，既没有绝对的开始，也没有绝对的完结，没有绝对的丑恶，也就没有绝对的纯美无瑕，更没有表面看去令人欣喜的繁花盛开和令人心灰意冷的草木凋零。”

顾十八娘觉得了然大师的视线扫过自己，不由笑了笑。

“……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。”她低声呢喃，可是佛可知道那每一夜，只要一闭上眼就看到亲人死去家破人亡的滋味。

“十八娘？”曹氏轻轻地推了推她。

顾十八娘回过神，才发现经课已经结束了，了然大师正被几个信徒围着说话，人群正慢慢散去。

“走吧。”她忙站起身来。

“去跟大师说几句话吧。”黄世英唤住她们，含笑说道。

曹氏略一迟疑，看向顾十八娘。

不管怎么说，也该表示下谢意，顾十八娘略一沉吟，对曹氏点点头。

“我在外边等你们。”她说道。

黄世英点点头，看着走过来的顾渔，“渔儿，你和十八娘在外面略等一刻。”

顾渔停住脚步，看着黄世英携曹氏款款而去。

顾十八娘略一停顿，待顾渔迈步而行，才在后面跟上，其间忍不住回头扫视，却并没有看到沈三夫人的身影。

因为心不在焉，她竟没发现顾渔停下脚步，一下撞在了他胳膊上，连忙道歉。

“佛法玄妙，听得竟失魂落魄？”顾渔似笑非笑道。

顾十八娘笑了笑，轻轻地揉了揉鼻头，“听得云里雾里才是。”

看着仆妇从一边过来了，顾十八娘忙借口走开，还没走两步，就见一个人站在身前。

“顾娘子。”他沉声说道，居高临下地看向顾十八娘。

顾十八娘抬起头，对上他的视线。这是今生他们第一次正面相见。

沈安林微微一怔，这是什么样的眼神，冷漠、寒冷，这样一双眼出现在一张少女清秀的面上，显得格外诡异。

愣神间，顾十八娘垂下眼帘。

“沈少爷，有何指教？”她淡淡说道。

沈安林自嘲一笑，突然觉得没什么可说的。

“恭祝顾娘子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”他带着一丝笑道。

顾十八娘猛地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目光森冷。

沈安林的笑不由凝结在嘴边，这眼神冰冷如剑，毫不迟疑地刺向他的心口，如果眼神有形，沈安林毫不怀疑自己此时已经身处险境。

他不由后退一步。

“那是当然，我必定财源广进，生意兴隆。”顾十八娘看着他，一字一顿道，说罢擦肩而过。

沈安林尚处在震惊中，不是因为那姑娘高傲的话，而是自己方才竟然因一个眼神而退步，而且是一个少女的眼神。

不过，按道理应该是自己这个被人盘了铺子的旧主人满眼恼恨才对吧。

沈安林不由转过头，看着那已经由仆妇服侍披上披风的少女，自始至终她没有再往这里看一眼。

顾十八娘，出身建康五里庄顾氏，据说是锦州大药师刘不才的徒弟。士族千金，匠人之徒，年纪芳华。真是很有意思的人，最奇怪的是这姑娘显然对他有些敌意。举目间，见顾十八娘已经跟在两个妇人一个少年身后而去。

他在原地略站了一会儿，才收回目光大步走开。一道目光也从他远去的身影上收回来。



第二十七章 扬眉

“那姑娘是何来历？”沈三夫人嘴边浮现出一丝笑，一个圆脸妇人紧随其后。

“能让了然大师亲自下帖子邀请，看来不是一般人家。”她缓缓说道。

“她好像是跟顾家三奶奶一起的，应该是顾家的人吧？”身后的妇人连忙说道。

“顾家有这般姑娘？”沈三夫人有些意外，脚步放慢，皱着眉头思索，吩咐那妇人，“去查查。”说着又是一笑，“倒不知道顾家竟藏着这样一个姑娘，瞧这样子，也该说人家了。”

“是。”妇人应声，并没敢接话。

经课散得早，顾十八娘在顺和堂外下了车，见里面站了很多，皆披麻戴孝，煞是热闹。

“怎么了？该不会是病人来闹事吧？”她抬脚进屋，问一旁正满脸担忧的灵宝。灵宝正踮脚往里看，听见问话才发现顾十八娘来了。

“小姐。”她紧张地抓着她的手臂，“彭大叔要医治一个死人。”

顾十八娘微微蹙眉，旋即一笑。

“既然说能医治，那就还没死，怎么能说是死人？”她拍了拍灵宝的手道。

“真的呢。”灵宝忙解释。

原来彭一针出外诊回来，路过一人家，见正抬着一个老妇进门，家里人都开始戴孝，问其原因竟然是方从医馆回来说没救了。他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心里有些跃跃欲试，他能说会道，让那家孝子们将老妇又抬了回来。

“这要是治不活，可怎么办？”灵宝担忧地说道。

“生死由命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喽。”顾十八娘答道。

灵宝转过头看着她。

“看我干什么？”顾十八娘笑道。

“小姐听佛法参悟了。”灵宝嘻嘻笑道。

小姑娘的心思怎么瞒得过她？顾十八娘但笑不语。

这边忽地响起一声闷咳。

“好了！”彭一针长吁一口气。

众人骚动起来，再看那原本穿了寿衣的老妇都要坐起来了。

“神医啊，神医啊。”回过神的孝子们纷纷下跪道谢。

彭一针扶着老妇，让他们起身，又冲灵宝喊：“拿紫金丹来。”

灵宝一脸为难，看着彭一针苦笑道：“大叔，咱们哪里有药啊？”

顺和堂的药都是现炮制，不等摆上货架就被抢光了。

彭一针拍着头一笑，“这样，你们快去买药来。”

孝子们你看我我看你，终于一个大胆地说道：“大夫，听说你们这里的药极好，不如就给我们做些。”

话音未落，其他人就低声阻止。

“听说这里的药要用金子买，咱们哪有那钱。”

顾十八娘一笑，“好，稍等一刻，我去做来。”

大家的视线被吸引过来，回头看时，只见一个少女的背影进入了内堂。

顾十八娘的紫金丹并没有多收他们钱，就按市场统一价格，忐忑不安的一家人这才放了心，脱下孝衣寿衣，欢天喜地地走了。

彭一针站在门口颇为感慨，“随时都能用顾娘子的药，就是用平常的方子，也能当神医了。”

“这话就不对了，”顾十八娘笑道，“你本就是神医，有没有我的药都一样。”

来到建康，虽然行医的路比意想中的要顺畅得多，但要说名声却是平平，但这个小伙子却非常笃定自己就是神医，彭一针有些哭笑不得。

“对哦，你能把死人救活，可不就是神医吗？”灵宝插话，一脸崇拜地道。

“哪里是死人，不过是痰迷心窍惊悸而已，只能怪他们遇上个庸医没看出来。其实任何一家，都能救。”彭一针笑道。

“彭大叔真谦虚。”灵宝笑道。

正说着话，刘公负着手进来了，大家忙恭敬地施礼。

刘公摆摆手进了后堂，顾十八娘忙跟去。

“将这些药炮制了。”他将手里的麻袋扔过来，顾十八娘不敢多问忙接过，这